

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則此固爲良諫矣然亦非至當之論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炁之法則彼說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見其行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仙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仙昇天故也此則又有仙之一證也

微旨

抱朴子曰余聞同歸契合者則不言而自信殊途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浮沉過於金羽皂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毫釐芒髮之物不以爲難見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千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帝子玄

道藏輯要

抱朴子

无

虛集九
入百上

聖深識獨見開祕文於名山受僊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飴蜜酣於醕酪而不賞醕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

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速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
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槁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
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
非安期彭祖多歷久壽且不接見神仙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
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
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
術自洞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鵲之
伎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算人不信者以無効也余答曰夫寸
縮汎迹濫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蠲宛轉果核之
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
宙之恢闊以爲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今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
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
設令見我又將呼爲天神地祇異類之物豈謂我爲學之所致
哉姑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今家
戶有仙人屬目比眉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
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信其
臆斷伏其短見自謂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
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尙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
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
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易以及難志誠堅果無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卑

虛集九

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莖不涸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竊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自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爲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籍眾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喻之猶世主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喻之猶工匠之爲車焉輻輳輞轄莫或應虧也所爲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

道藏輯要

抱朴子

望

虛集九
又文川

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子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扎待鋒刃也何則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訣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戇鈍所知殊尙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恥

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所殺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以教之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自爲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甯可虛待不知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蔬乎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眾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至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况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

道藏輯要

抱朴子

聖

虛集九
×文也

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口三口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酬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王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沔池猶皆有精氣况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

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細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
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
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賙人之急救人之窮手
不傷生口不勑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
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不嫉諂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於
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煞口是心非背向異辭
反戾正直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
縱曲枉直廢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
取人之位侵尅賢者誅戮降伏謗訕聖賢傷殘道士彈射飛鳥
剝胎破卵春夏燠獵詈罵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

道藏輯要

抄林子

聖

虛集九
X文川

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
還人短陌泐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脇尪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
擄掠致害不公不平淫佚傾斜凌孤暴寡拾遺取施欺僞誑詐
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說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
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
損人器物以窮人困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
以僞雜真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
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
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
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當填之以

致死喪何不卽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或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取之者也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煞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警咎以漏脯救饑鴆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及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恩施與貧乏人以解之缺文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跡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卻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器

虛集九
入文入

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輶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况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爲何所在願垂告語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大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不浮絕險緬邈崔嵬崎嶇和氣綢繆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留離坎列位之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一山也長

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狂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祕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於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疋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問曰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爲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解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

道藏輯要

抱朴子

聖

虛集九
又文川

潤色至今失實或亦奸僞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及祛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卻走馬以補腦還陰丹於朱腸采玉液於金池引三五於華梁令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聞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爲之

說亦不足盡信也。之素喻之水火水火殺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爾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爲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爲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塞難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爲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修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爲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僊道好僊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

道藏輯要

抱朴子

吳

虛集九

其人亦不信僊道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予奪非天所能譬猶金鐵之銷於爐冶甕瓦之甄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器械之利鈍罌甕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爲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爲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